

责任编辑：殷健灵

每年招收学生，每年送别学生，他们跟着我学习三年，成为硕士和博士。分别的夏天，我们总要一起吃饭，我不让他们请我，愿意是我请他们，他们说谢谢老师，可是我要谢谢他们，他们选择我当导师，给我荣幸；他们听我讲课，把我讲的那些未必正确、未必有用的话一字一字地写上本子，记在心里；我写出的文章，出版的书籍，他们买了读，还骄傲地告诉别人，这是他导师写的；我用我的一点儿完全不够的知识和艺术引导他们，他们用幼稚、干净、无比年轻的热情和灵感围绕着我，他们在他们面前得到的快乐和鼓励是那么充分和由衷，我在很多别处的暗淡和失落，他们总是用不被察觉、最细腻的方式为我收拾。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其实非常依赖他们，在他们面前，我心里非常亮，非常安全，他们也是牵着我的手行走和成长，我被他们爱惜，因而也学习着更像一个导师。

刚才又是一次告别前的吃饭。围坐在我研究所的桌前。这是我和他们上课、讨论、说过许多开心话的地方。菜很朴素，心里也都很朴素，还有最朴素的生煎馒头。在讲课和听课的地方，这基本就是这一生最后一次的围坐了，一个不缺，统统到齐，明天，他们各自奔往最远的北方，最远的南方，然后，他们需要继续努力，然后他们就结婚了，有了孩子和操劳，有了年岁的飞快的增长，而我也飞快老去，再要这样约了一个夜晚或白天归拢来安静坐下，吃朴素的菜，吃最朴素的上海生煎，天真地嘻嘻笑起来，没有可能了。

我平时上课，休息的

我在粤北山区搞地质普查，一干就是十年。那一带多猛兽，山民暗设各种捕猎手段。1974年末，北京专家来粤北山区搞野外资料调研，我奉命陪同。1975年的第一天，我们照样出行。北京吉普行至山坳，司机老熊轻呼一声“老虎”，随即刹车。我坐副驾座，向外一看，一只小虎在山边饮水，比狗大，腿比狗长，眼神不怒不慌，昂头看着我们。

我拉开车门，但不敢下车。车上的人也都忙乱翻找地质锤等工具。一直听说山里有虎，这下碰上活的了，都很紧张。老熊好胆量。趁我们与虎对峙，他早已摸出汽车摇把，悄悄下车，绕到小虎身后，一下将它打倒，两下把它击昏。

我们七手八脚把虎捆紧，用矿物样品袋套住。车内人多，只能塞在副驾座下，我穿的登山鞋，双脚踏在小虎身上，真是提心吊胆，想到一句成语，“骑虎难下”。

一路颠簸，我感到它一动再动，劲头很大，绳子明显松动，于是大叫不行不行，绳子松了！停车重绑。就这样，车子停停开开，绑了松松了绑，过往车辆停下观看，人们都说新年得虎，好兆头。

中午到了寻鄧县，在土特产收购站找来一位师傅，他细细打量，说难得，你们看，前半身虎纹明显，后半身，特别是脊背至尾尖，皆为豹纹，这是虎和豹的杂交，俗称“虎豹”。

下午，一路商议怎样处理这小虎。大家倾向与广州动物园联系，但司机老熊不作声，似有不甘。傍晚来到平远县某团（时为军事编制），当地同行空出放导火索的大木箱，我们动足脑筋，把小虎连同木箱五花大绑，让它站在箱里，又不得逃出。

正是元月一日，人们纷纷前来观看，指点议论。晚饭后，我们去看电影，我脑子里还是小虎身影，它一天没吃东西，回去一定要喂它吃点什么。

散场回来，我发现虎尾翘在箱外，手一摸硬硬的，它已经死了。大家一脸沮丧。虎死不倒威。小虎还是直立在木箱里。

白天我们在车上笑谈，把小虎送到动物园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只罕见的“虎豹”。现在怎么处理？小虎全身是宝，虎皮，虎胆，虎鞭，虎骨，虎肉，身处兄弟单位，全团上下都知道这只小虎，如果杀虎，如何分配？真是麻烦。

经过商量，卖给当地药材公司，22元一斤，过磅一称，小虎25斤，得550元。北京专家们征求我的意见，说司机老熊家在河北农村，生活比较困难，钱是否补贴给他。我没意见。虎本来就是老熊发现的，也是他冒险下车，打昏老虎。

原定我要全程陪同北京专家调研，大概一个多月。不料韶关师部打来电话，说我爱人带着女儿由松江赶到韶关探亲，要我速速回韶关。我只好跟北京专家告别。司机老熊开车送我到长途汽车站，他还特意买了一斤大白兔奶糖送给我。

你们

梅子涵

时候，会兴奋地拿出钱，让他们去不远的路上买那著名的生煎，我的这个小小的研究所的房间里就不仅有儿童文学的味道，咖啡的味道，生煎馒头的味道也同时诗意昂然了。我的学生们，无论来自哪个省份，都喜欢儿童文学，也渐渐地都喜欢咖啡和生煎馒头，这成了我和他们的最特别的记忆内容、生命画面，他们以后都会写进回忆录。

我说，我们听听歌吧。我不相信有几个“老三届年龄”的教授会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听流行歌曲，而且经常是我放给他们听，唱给他们听，而且对他们说：“要学会这首歌哦！”

今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听《有你真好》。他们都不知道这首歌。他们有时没有我时髦。我告诉他们这是小虫唱的。小虫是个男人，不是偶像派，长得普通，胖胖的，不年轻，但是他这首歌唱得真好，微微的笑容，悠悠的气息，许多深切的体会，在忧郁的声音里唱出来。他唱道，每个人都想快乐，有多少人可以拥有？人海中，你遇过谁，那个人，你一定没有忘记。有人说，要爱自己，往事不值得再回味。还是会想起从前。

歌声是从我的手机里放出来的，我的手机里有很多歌。

小虫唱道，花花世界，花开花谢，不用我开口，你都能感觉；人来人往，过往云烟，只要我受委屈，你都在我身边。我想说，有你真好。

我有我的学生们真好，他们有我，也许也很好。

六月夏天的晚上，在我的研究所里，我讲儿童文学讲童话的地方，吃完了也许是最后的一次很温暖的饭，我们听着歌，心里跟着唱，有你真好！

然后，我们走到外面，我要回去了，他们也要去整理明天的行李。我和他们一个个拥抱。我想对一个个说，我们都不要流泪啊，可是都已经流泪。我想说，好好工作，活得优秀一些，可是我知道根本不需要说，三年里他们早就知道。我想说，很快我们又会见面的，你们来上海，我也会去你们的城市，也许我在哪儿演学，你们恰好坐

时候，会兴奋地拿出钱，让他们去不远的路上买那著名的生煎，我的这个小小的研究所的房间里就不仅有儿童文学的味道，咖啡的味道，生煎馒头的味道也同时诗意昂然了。我的学生们，无论来自哪个省份，都喜欢儿童文学，也渐渐地都喜欢咖啡和生煎馒头，这成了我和他们的最特别的记忆内容、生命画面，他们以后都会写进回忆录。

我说，我们听听歌吧。我不相信有几个“老三届年龄”的教授会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听流行歌曲，而且经常是我放给他们听，唱给他们听，而且对他们说：“要学会这首歌哦！”

今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听《有你真好》。他们都不知道这首歌。他们有时没有我时髦。我告诉他们这是小虫唱的。小虫是个男人，不是偶像派，长得普通，胖胖的，不年轻，但是他这首歌唱得真好，微微的笑容，悠悠的气息，许多深切的体会，在忧郁的声音里唱出来。他唱道，每个人都想快乐，有多少人可以拥有？人海中，你遇过谁，那个人，你一定没有忘记。有人说，要爱自己，往事不值得再回味。还是会想起从前。

歌声是从我的手机里放出来的，我的手机里有很多歌。

小虫唱道，花花世界，花开花谢，不用我开口，你都能感觉；人来人往，过往云烟，只要我受委屈，你都在我身边。我想说，有你真好。

我有我的学生们真好，他们有我，也许也很好。

六月夏天的晚上，在我的研究所里，我讲儿童文学讲童话的地方，吃完了也许是最后的一次很温暖的饭，我们听着歌，心里跟着唱，有你真好！

然后，我们走到外面，我要回去了，他们也要去整理明天的行李。我和他们一个个拥抱。我想对一个个说，我们都不要流泪啊，可是都已经流泪。我想说，好好工作，活得优秀一些，可是我知道根本不需要说，三年里他们早就知道。我想说，很快我们又会见面的，你们来上海，我也会去你们的城市，也许我在哪儿演学，你们恰好坐

在下面听，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朝我招招手，那么我会讲得更精彩，让你能自豪地把掌声鼓得最响。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未来，是应该我坐在下面听他们讲，我把掌声鼓得最响，我为他们骄傲！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走了，我摇下车窗：“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慢慢地开，看着后视镜里的你们。我已经看了你们三年。你们怎么都那么可爱，那么正直，那么智慧又灵巧。你们有那么多不懂的事物，因而你们都活得清清爽爽！你们终究都能学会了过日子，过人生，可是你们还是都能干干净净的对吗？你们是在童话的故事里、课堂里度过了一千多天的，一千多天的我们的共同日子。童话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我们应当是可以不害怕什么的。

世界应当是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爱你们。

我的蓝色色的车拐弯了。

再见，我的亲爱的学生。

我在下面听，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朝我招招手，那么我会讲得更精彩，让你能自豪地把掌声鼓得最响。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未来，是应该我坐在下面听他们讲，我把掌声鼓得最响，我为他们骄傲！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走了，我摇下车窗：“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慢慢地开，看着后视镜里的你们。我已经看了你们三年。你们怎么都那么可爱，那么正直，那么智慧又灵巧。你们有那么多不懂的事物，因而你们都活得清清爽爽！你们终究都能学会了过日子，过人生，可是你们还是都能干干净净的对吗？你们是在童话的故事里、课堂里度过了一千多天的，一千多天的我们的共同日子。童话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我们应当是可以不害怕什么的。

世界应当是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爱你们。

我的蓝色色的车拐弯了。

再见，我的亲爱的学生。

我在下面听，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朝我招招手，那么我会讲得更精彩，让你能自豪地把掌声鼓得最响。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未来，是应该我坐在下面听他们讲，我把掌声鼓得最响，我为他们骄傲！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走了，我摇下车窗：“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慢慢地开，看着后视镜里的你们。我已经看了你们三年。你们怎么都那么可爱，那么正直，那么智慧又灵巧。你们有那么多不懂的事物，因而你们都活得清清爽爽！你们终究都能学会了过日子，过人生，可是你们还是都能干干净净的对吗？你们是在童话的故事里、课堂里度过了一千多天的，一千多天的我们的共同日子。童话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我们应当是可以不害怕什么的。

世界应当是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爱你们。

我的蓝色色的车拐弯了。

再见，我的亲爱的学生。

那时，我还在读军校，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跑，全中队跑进20分钟的人屈指可数，我是中队记录保持者，19分41秒。那年学院组织体育运动会，中队推荐我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

比赛在操场四百米跑道进行，随着发令枪“砰”地响过，我们头顶钢盔，身背被包、挎包、水壶、八一式半自动步枪等五六十斤的重物，在跑道上奔驰起来。虽说时值秋末冬初，可两圈跑下来，已是大汗淋漓。

前半场保持体力很重要，因此我便不慌不忙地跟在第三名身后。后半场是关键，第七圈过后，我准备发起攻击。超越第三名倒还轻松，追赶第二名就绝非易事了，他与我相距四五米，尽管我已

几经沉浮，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坐落在寸土寸金的成都市人民公园大门前。像高二米，连底座高为五米。塑像为一名出川抗日士兵，瘦削而坚毅，脚蹬破烂草鞋，穿短裤，身着旧式军单衣，打绑腿，胸前挂两只木柄手榴弹，背上背一把大刀和一只竹编斗笠，手上端着一支上了刺刀的老旧步枪，身子前倾，果敢的面庞向着前方，两眼喷射着仇恨的怒火，似乎正在冲锋，高喊杀敌。

八年抗战，四川出兵最多，牺牲最重。当时，平均每十五六个川人中，就有一人在前线作战，川军伤亡人数是全国总伤亡的五分之一。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一省就单独支撑了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其多项指标，都是全国之冠。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寒风瑟瑟的深秋时节，数十万身着单衣短裤，打绑腿，穿草鞋，身背斗笠和大刀，手持劣质步枪的数十万川军迅速出川，奔赴全国战场，一时，“无川不成军”。在完全不具备对日作战的条件下，川军作战之骁勇，战绩之辉

我在下面听，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朝我招招手，那么我会讲得更精彩，让你能自豪地把掌声鼓得最响。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未来，是应该我坐在下面听他们讲，我把掌声鼓得最响，我为他们骄傲！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走了，我摇下车窗：“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慢慢地开，看着后视镜里的你们。我已经看了你们三年。你们怎么都那么可爱，那么正直，那么智慧又灵巧。你们有那么多不懂的事物，因而你们都活得清清爽爽！你们终究都能学会了过日子，过人生，可是你们还是都能干干净净的对吗？你们是在童话的故事里、课堂里度过了一千多天的，一千多天的我们的共同日子。童话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我们应当是可以不害怕什么的。

世界应当是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爱你们。

我的蓝色色的车拐弯了。

再见，我的亲爱的学生。

我在下面听，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朝我招招手，那么我会讲得更精彩，让你能自豪地把掌声鼓得最响。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未来，是应该我坐在下面听他们讲，我把掌声鼓得最响，我为他们骄傲！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走了，我摇下车窗：“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慢慢地开，看着后视镜里的你们。我已经看了你们三年。你们怎么都那么可爱，那么正直，那么智慧又灵巧。你们有那么多不懂的事物，因而你们都活得清清爽爽！你们终究都能学会了过日子，过人生，可是你们还是都能干干净净的对吗？你们是在童话的故事里、课堂里度过了一千多天的，一千多天的我们的共同日子。童话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我们应当是可以不害怕什么的。

世界应当是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爱你们。

我的蓝色色的车拐弯了。

再见，我的亲爱的学生。

我在下面听，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朝我招招手，那么我会讲得更精彩，让你能自豪地把掌声鼓得最响。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未来，是应该我坐在下面听他们讲，我把掌声鼓得最响，我为他们骄傲！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走了，我摇下车窗：“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慢慢地开，看着后视镜里的你们。我已经看了你们三年。你们怎么都那么可爱，那么正直，那么智慧又灵巧。你们有那么多不懂的事物，因而你们都活得清清爽爽！你们终究都能学会了过日子，过人生，可是你们还是都能干干净净的对吗？你们是在童话的故事里、课堂里度过了一千多天的，一千多天的我们的共同日子。童话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我们应当是可以不害怕什么的。

世界应当是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爱你们。

我的蓝色色的车拐弯了。

再见，我的亲爱的学生。

我在下面听，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朝我招招手，那么我会讲得更精彩，让你能自豪地把掌声鼓得最响。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未来，是应该我坐在下面听他们讲，我把掌声鼓得最响，我为他们骄傲！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走了，我摇下车窗：“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慢慢地开，看着后视镜里的你们。我已经看了你们三年。你们怎么都那么可爱，那么正直，那么智慧又灵巧。你们有那么多不懂的事物，因而你们都活得清清爽爽！你们终究都能学会了过日子，过人生，可是你们还是都能干干净净的对吗？你们是在童话的故事里、课堂里度过了一千多天的，一千多天的我们的共同日子。童话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我们应当是可以不害怕什么的。

世界应当是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爱你们。

我的蓝色色的车拐弯了。

再见，我的亲爱的学生。

我在下面听，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朝我招招手，那么我会讲得更精彩，让你能自豪地把掌声鼓得最响。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未来，是应该我坐在下面听他们讲，我把掌声鼓得最响，我为他们骄傲！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走了，我摇下车窗：“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慢慢地开，看着后视镜里的你们。我已经看了你们三年。你们怎么都那么可爱，那么正直，那么智慧又灵巧。你们有那么多不懂的事物，因而你们都活得清清爽爽！你们终究都能学会了过日子，过人生，可是你们还是都能干干净净的对吗？你们是在童话的故事里、课堂里度过了一千多天的，一千多天的我们的共同日子。童话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我们应当是可以不害怕什么的。

世界应当是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爱你们。

我的蓝色色的车拐弯了。

再见，我的亲爱的学生。

我在下面听，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朝我招招手，那么我会讲得更精彩，让你能自豪地把掌声鼓得最响。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未来，是应该我坐在下面听他们讲，我把掌声鼓得最响，我为他们骄傲！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走了，我摇下车窗：“我走了啊！”

我走了。我慢慢地开，看着后视镜里的你们。我已经看了你们三年。你们怎么都那么可爱，那么正直，那么智慧又灵巧。你们有那么多不懂的事物，因而你们都活得清清爽爽！你们终究都能学会了过日子，过人生，可是你们还是都能干干净净的对吗？你们是在童话的故事里、课堂里度过了一千多天的，一千多天的我们的共同日子。童话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我们应当是可以不害怕什么的。

世界应当是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爱你们。

我的蓝色色的车拐弯了。

再见，我的亲爱的学生。

煌，伤亡之惨重而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可谓惊天泣鬼神。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是我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刘开渠先生呕心沥血，费时经年完成的杰作。过后一直矗立成都万年场。

有个传说，相当程度上反映世道人心。1945年冬天，在当年川军出川抗战的第一站万年场，庆祝胜利的欢笑声随着鞭炮的硝烟刚刚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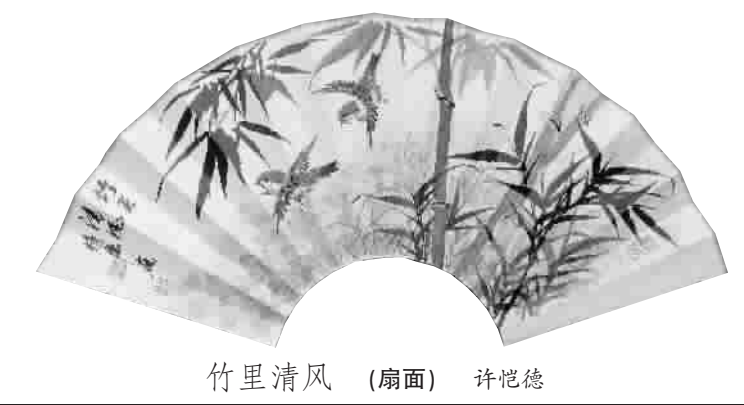
川军魂灵

田闻一

尽，茶馆夜场散了，这是一个相当寒冷的深夜。卖汤圆的王二爸最后一个离去，思绪还沉浸在刚才说书人酿造的意境氛围中，这晚，说书人说的是王铭章率部血战滕县！

一个小川兵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小川兵十六七岁。衣衫单薄而又褴褛，背上背一个竹编斗笠和一把大刀，肩扛一枝老掉牙的步枪；面黄肌瘦，好像走了很长的路，满面尘土，又冷又饿。

王二爸误以为是下场口的眯娃子，说，你妈等你回来，一直等你到



悄悄告诉你，我家有个世界顶级的豪华健身房。

晚饭后，换一身运动装、一双轻便的鞋子，腕上扣一个小包。包里放上钥匙、手机、纸手帕、一些钱。好了，可以进入健身房了。

走出房门，沿着街边走。这一节，练的是灵敏度和反应能力。先是跨越障碍训练，拦路一辆水果车或售货地摊，闪移腾挪，轻易避开。那是大障碍物，还有小的，如狗屎，藏在昏暗处，腿已跨出一半了，这时，把步幅扩大或缩小，特别考验空间应变能力和平衡能力。

还有，过马路时，尽管等到绿灯才走，尽管走的是横道线，但是，时有自行车、摩托车，或者汽车，横穿过来，从眼前快速掠过，有逆向行驶的，有闯红灯

阵发麻的疼痛，我抹抹阻挡了视线的血与汗，发疯般地瘸着腿勇猛狂奔……在全场轰鸣的掌声和呐喊声中，我吃力却又坚强地冲过了终点，回头看看，第四名仅慢我两三步。

军医已等在终点线，为我简单检查了伤势，好在并无大碍，左脚脚踝肌腱拉伤，四五处皮肤擦伤。当我缠着纱布，在战友搀扶下去领奖时，少将院长竟手握麦克风掷地有声地宣布：“体育比赛是体能技能的比拼，更是精神和意志的较量……我们研究后一直认为，金牌应该同时授予第三名……”

我参加过比赛

死，都没有等到你！这么冷的天，就穿这么点衣服？

“大爷，冷我倒不怕。”小兵说一口川北话，“我就是肚子饿，想吃一口我们四川汤圆。”

王二爸带小川兵进了门，要正在熄火打烊的儿媳妇赶快煮碗汤圆给这个小兄弟吃。玉兰猛抬头，看见小川兵，不禁悲从中来，想起了她哥。八年前，她哥当兵出川抗日，可是至今未回，她娘哭瞎了眼睛。

汤圆很快煮好，端到了小川兵手里，可是，小川兵的肚子简直就没有底。王二爸正要劝小川兵适可而止，可是，哪里有人？冷风嗖地一吹，将挂在门前的那盏红灯笼吹得忽闪忽闪的，烛液在寒风中迅速凝结，像凝固的泪，其状很惨。他们知道，这是川军回归的英魂。此后，小镇上茶楼酒肆、饭馆旅店汤圆铺等等服务业每晚留门，为的是接待在前线牺牲了的几十万川军英灵的回归。

见到这尊塑像，我止不住一次次流泪。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有的人从他身边经过却熟视无睹。之所以流泪，如大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总是饱含热泪，因为我爱你爱得深沉。

历史悠久的著名铁桥，每天都有许多人取景拍照，也有拍婚纱照。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从全世界各国赶来，用相机留下这难忘的一瞬。

我不用拍照，我每天从这里走过，这是我家的健身房。我可以把难得一见的美景当常景，如把鱼翅当粉丝，用鲍鱼熬泡饭，我就是这么奢侈！

转过上海解放纪念碑，顿时满眼灿烂。黄浦江梦幻般的水影，时有漂亮的游船驶过，两岸的灯光，博览会般的建筑，美仑美奂，像一场光与影的盛宴等待入场。而脚下的路，是一马平川，没有高低起伏，没有快车抢道。信步往前走罢，大步往前走罢，从北端一直走到南端，再折返，共一个小时，走得酣畅淋漓。让一整天盯着电脑的视线投向最远处，远远近近都是美景。贪婪地呼吸，大口大口地把肺里的空气彻底换了。

最后，带些水果回去吧，再买一盒新鲜牛奶，晚上睡觉前喝一杯温热的牛奶，补充钙质，帮助睡眠。

走出健身房，洗个澡，换套居家衣服，再做5分钟冥想。比如想一想，今天完成了一整套健身动作历时两个多小时，居然腰不酸、腿不疼，真棒啊！比如自家如此豪华的健身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需要花钱维护，也不需要买健身卡，得了天大的便宜。也许你家也有相似的健身房吧，找找看，或许有惊喜。

我家有个豪华健身房

胡健

一下，顺便完成每天必做的颈椎操。行走在马路当中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训练宽阔的视野、灵敏的听力，以及第六感。

到吴淞路，马路宽阔了，行人稀少了，绿化带也明显了，时而还能看到带英文字母的咖啡馆，这时可以放松些，继续走，顺口哼哼歌吧。

苏州河边的上海大厦，就是曾广泛印在旅行袋上被全国人民熟知的那栋标志性建筑。从他家门前走过，抬脚就到了外白渡桥上。这座造型独特的、

阵发麻的疼痛，我抹抹阻挡了视线的血与汗，发疯般地瘸着腿勇猛狂奔……在全场轰鸣的掌声和呐喊声中，我吃力却又坚强地冲过了终点，回头看看，第四名仅慢我两三步。

军医已等在终点线，为我简单检查了伤势，好在并无大碍，左脚脚踝肌腱拉伤，四五处皮肤擦伤。当我缠着纱布，在战友搀扶下去领奖时，少将院长竟手握麦克风掷地有声地宣布：“体育比赛是体能技能的比拼，更是精神和意志的较量……我们研究后一直认为，金牌应该同时授予第三名……”

我参加过比赛

死，都没有等到你！这么冷的天，就穿这么点衣服？

“大爷，冷我倒不怕。”小兵说一口川北话，“我就是肚子饿，想吃一口我们四川汤圆。”

王二爸带小川兵进了门，要正在熄火打烊的儿媳妇赶快煮碗汤圆给这个小兄弟吃。玉兰猛抬头，看见小川兵，不禁悲从中来，想起了她哥。八年前，她哥当兵出川抗日，可是至今未回，她娘哭瞎了眼睛。

汤圆很快煮好，端到了小川兵手里，可是，小川兵的肚子简直就没有底。王二爸正要劝小川兵适可而止，可是，哪里有人？冷风嗖地一吹，将挂在门前的那盏红灯笼吹得忽闪忽闪的，烛液在寒风中迅速凝结，像凝固的泪，其状很惨。他们知道，这是川军回归的英魂。此后，小镇上茶楼酒肆、饭馆旅店汤圆铺等等服务业每晚留门，为的是接待在前线牺牲了的几十万川军英灵的回归。

见到这尊塑像，我止不住一次次流泪。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有的人从他身边经过却熟视无睹。之所以流泪，如大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总是饱含热泪，因为我爱你爱得深沉。

历史悠久的著名铁桥，每天都有许多人取景拍照，也有拍婚纱照。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从全世界各国赶来，用相机留下这难忘的一瞬。

我不用拍照，我每天从这里走过，这是我家的健身房。我可以把难得一见的美景当常景，如把鱼翅当粉丝，用鲍鱼熬泡饭，我就是这么奢侈！

转过上海解放纪念碑，顿时满眼灿烂。黄浦江梦幻般的水影，时有漂亮的游船驶过，两岸的灯光，博览会般的建筑，美仑美奂，像一场光与影的盛宴等待入场。而脚下的路，是一马平川，没有高低起伏，没有快车抢道。信步往前走罢，大步往前走罢，从北端一直走到南端，再折返，共一个小时，走得酣畅淋漓。让一整天盯着电脑的视线投向最远处，远远近近都是美景。贪婪地呼吸，大口大口地把肺里的空气彻底换了。

最后，带些水果回去吧，再买一盒新鲜牛奶，晚上睡觉前喝一杯温热的牛奶，补充钙质，帮助睡眠。

走出健身房，洗个澡，换套居家衣服，再做5分钟冥想。比如想一想，今天完成了一整套健身动作历时两个多小时，居然腰不酸、腿不疼，真棒啊！比如自家如此豪华的健身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需要花钱维护，也不需要买健身卡，得了天大的便宜。也许你家也有相似的健身房吧，找找看，或许有惊喜。

我家有个豪华健身房

胡健

一下，顺便完成每天必做的颈椎操。行走在马路当中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训练宽阔的视野、灵敏的听力，以及第六感。

到吴淞路，马路宽阔了，行人稀少了，绿化带也明显了，时而还能看到带英文字母的咖啡馆，这时可以放松些，继续走，顺口哼哼歌吧。

苏州河边的上海大厦，就是曾广泛印在旅行袋上被全国人民熟知的那栋标志性建筑。从他家门前走过，抬脚就到了外白渡桥上。这座造型独特的、

阵发麻的疼痛，我抹抹阻挡了视线的血与汗，发疯般地瘸着腿勇猛狂奔……在全场轰鸣的掌声和呐喊声中，我吃力却又坚强地冲过了终点，回头看看，第四名仅慢我两三步。

军医已等在终点线，为我简单检查了伤势，好在并无大碍，左脚脚踝肌腱拉伤，四五处皮肤擦伤。当我缠着纱布，在战友搀扶下去领奖时，少将院长竟手握麦克风掷地有声地宣布：“体育比赛是体能技能的比拼，更是精神和意志的较量……我们研究后一直认为，金牌应该同时授予第三名……”

我参加过比赛